



浪 漫 派

[德] 亨利希·海涅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浪 漫 派

[德] 亨利希·海涅 著

薛 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派/(德)海涅(Heine, H.)著;薛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袖珍经典)

ISBN 7-208-04281-0

I. 浪... II. ①海...②薛... III. 浪漫主义 - 文学评论 - 德国 - 近代 IV. I516.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36 号

责任编辑 李 季

封面装帧 朱舒君



世纪文景

·袖珍经典 013·

浪 漫 派

[德]亨利希·海涅 著

薛 华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12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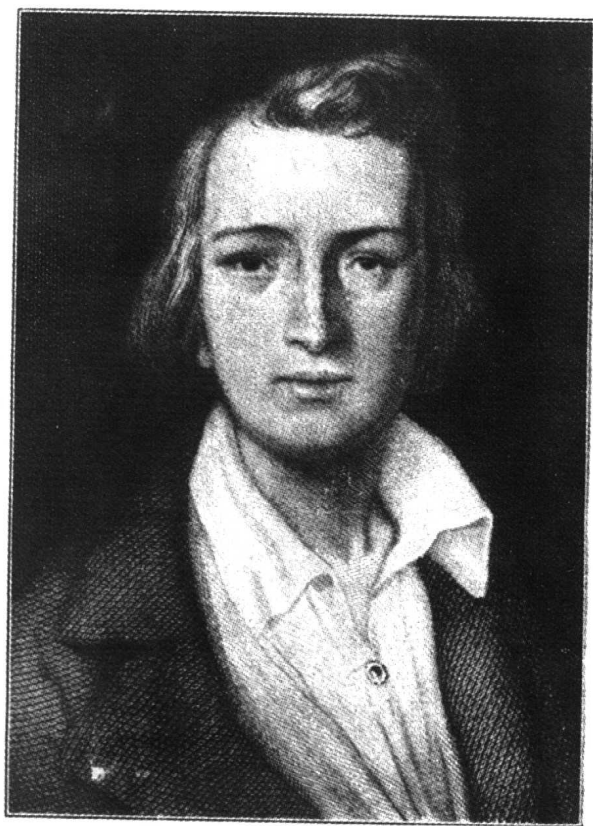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ISBN 7-208-04281-0/B·337

定 价 19.80 元



亨利希·海涅

Heinrich Heine,

DIE ROMANTISCHE SCHULE,

主要根据德国 HOFFMANN UND

CAMPE 出版社 1836 年版译出

目 录

德文第一版前言	1
德文第二版前言	7
第一篇	9
第二篇	97
第三篇	182
附 篇	298
附 录:论德国的书信	312

德文第一版前言

— [1]

我给这里的一个杂志《文学欧洲》(*Europe littéraire*)写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只是其他论文的导论,可是现在我必须把它们介绍给祖国的读者,以免其他什么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我的文章从法文译成德文^[2]。

《文学欧洲》上缺印的一些地方,这里我把它完全补印出来,因为原刊物为了节省篇幅曾要求对文章作少量的删节。德文排字工和法文排字工一样,都不乏排印错误。这里我作为依据的是冯·斯塔尔夫夫人的一部著作^[3],书名叫做《论德国》(*De l'Allemagne*)。同时我也不得不纠正《文学欧洲》编辑部附加在我这几篇文章上的一句按语,他们认

[1]

为“对天主教法国来说，德国文学必须从新教观点来加以说明”。我以前的辩驳是徒劳的，我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天主教法国了；我不是为什么天主教法国而写作的；只要我自己提出，我在德国属于新教教会就够了；这个提法只是表示一件事：我乐于在一份路德教会名册里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炫耀一番，这终究允许我可以在科学著作中发表任何意见，即便这类意见是与新教教条抵触的。反之，那句说我是从新教观点来写我的论文的按语却会给我套上一个教条的枷锁。”这些话都是徒费口舌，《××欧洲》编辑部对这种微妙的、德国式的区别置若罔闻。我讲明这一点，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人们责怪我表里不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免于遭受愚蠢可笑的猜疑，好像我是要重视教会的区分。

因为法国人不懂我们德国人的学院式的语言，在一些有关神的本质的论述上，我用了一些法国人由于圣西门主义者使徒式的热忱而已经熟悉的术语。既然这些术语十分明白、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在德译文中我也就把它保存下来了。容

克地主和僧侣们近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害怕我的话语的威力，因此，企图使我名声扫地。但他们尽可以歪曲滥用我的那些术语，以便捕风捉影地宣判我犯了唯物论乃至无神论的罪过，可以把我当作犹太教徒乃至圣西门主义者，尽可以用一切可能的污蔑诽谤在他们的贱民面前指控我，然而却没有任何怯懦的顾虑能促使我用陈腐的、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掩盖我对神圣事物的看法。朋友们也尽可以因为我没有适当隐藏自己的思想，因为我无情地揭露那些绝顶美妙的东西，因为我得罪人而感到不快，但无论是我的敌人的恶毒用心，还是我的朋友的圆通的蠢计，都不能阻止我在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在上帝本质的问题上直率坦白地表明自己的信念。

我不是那种把精神物质化的唯物主义者，毋宁说我是把精神还归物质，又使物质贯穿着精神。我使物质神圣化。

我不属于无神论者，他们在此是进行否定，而我却进行肯定。

那些对上帝问题不愿讲明自己看法的冷淡主

义者和所谓的聪明人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这种保持缄默的否认上帝的态度，现在甚至成了市民的罪孽，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沉溺于那些至今依然充当专制制度支柱的荒谬思想。

万物始终在于神。

亨利希·海涅

1833年4月2日写于巴黎

二 [4]

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也能说明发表第二部分的理由。第一部分概括论述了浪漫派的历史，这一部分则分别论述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将着重谈谈施莱格尔传奇故事中其余的英雄好汉，然后也谈谈歌德时代后期出现的悲剧诗人，最后谈谈我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家们。

我殷切地请求好心的读者不要忘记，我是为《文学欧洲》写这几篇文章的，我不得不多少适应这个杂志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局限性。

既然我亲自担任本书的校对工作，我就必须请求读者原谅书中出了这么多的印刷错误。我稍稍浏览了一下我的清样就发现，自己也不免有某些疏忽的地方。这里我必须十分严肃地说明，亨利希皇帝不是“红胡子”^[5]的孙子，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先生的年龄比我这里写的要小一岁。阿尔尼姆的出生年代也写得不对。同时，当我在这几篇文章里断言德国上等评论界从来没有论述过霍夫曼时，我竟忘记了说明一下，《卡巴尼斯》的作者、诗人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曾描写过霍夫曼的特点^[6]。

亨利希·海涅

1833年6月30日于巴黎

译者注：

- [1] 这篇前言最初写在本书1833年出的德文第1版《论德国现代文学史》的第1卷前，原标题是“卷前语”。
- [2] 海涅于1832年到1833年之交先用德文写成文章，随后自己译成法文，1833年初发表于《文学欧洲》杂志。
- [3] 冯·斯塔尔夫人的这本书于1813年在伦敦出版，其第

1 版曾被拿破仑查封。

[4] 这篇前言写在德文第 1 版《论德国现代文学史》第 2 卷前,标题是“前言”。

[5] “红胡子”是腓特烈一世的绰号。

[6] 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 (Willibald Alexis, 1798—1871), 德国小说家。《卡巴尼斯》出版于 1832 年。

德文第二版前言^{〔1〕}

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原来是用法语写给法国人看的，前些时候，我已翻译成德文介绍给德国的读者，用的题目是《论德国近代文学史》。现在经过增补，这本书尽可以用上一个新的题目——《浪漫派》，因为我认定这个题目能使读者最确切地看清浪漫派发起的那场文学运动的主要环节。

我曾想用类似的形式评述我们文学界较后时期的状况，但是更为紧迫的事情和外界环境不允许我直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近来精神产品的处理方法和出版方式一般总是受到当前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不得不把我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作为《沙龙》的第二部分发表出来，而想把这部著作作为德国文学的总导论。我在发表《沙龙》的第二部分时所遇到的意外不幸，我已在报纸上公布于众。我控告我的出版人先生擅自删节我的著

作，他在同一报纸上对我的指控作了辩驳，他宣称那种删节我的著作的行径是某个丝毫不容触犯的官方机构的辉煌业绩。

我把祖国的幸福和她的作家们得不到保护的思想寄诸永恒众神的垂怜。——

亨利希·海涅

1835 年秋写于巴黎

译者注：

- [1] 1836 年出版的《浪漫派》一书的前言（实际出版年代是 1835 年）。德国书报检查机关曾对作者的手稿大加删改，1861 年施特罗特曼出版六卷本《海涅全集》时才补上。但这份手稿已经遗失。

第 一 篇

斯塔尔夫人的著作《论德国》(*De l'Allemagne*)是法国人关于德国精神生活所能得到的惟一全面的介绍。但是,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期间德国已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这仅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吗?它已繁花盛开,还是已经枯萎凋谢?在这上面众说纷纭。绝大多数人认为,随着歌德逝世,德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期,歌德一去世,旧的德国也就随之走向了坟墓,文学上的贵族时代结束,民主时代开始了。或如一位法国评论家新近说的那样:“个人的精神已经终止,全体的精神已经开始。”

至于说到我自己,我是不能用这么确定的方式去评判未来德国精神的变革的。不过,许多年前我就预言过“歌德艺术时期”会结束,而我是第一个用这一名称来表示这个时期的。我的预言正好

说中了！我十分熟悉那些对歌德不满，而想要搞掉歌德艺术王国的人的手段和行径，有人甚至要把我本人也看作是当时造歌德反的人。现在歌德逝世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使我摧心欲裂。

在我表示这几篇文章似乎是斯塔尔夫夫人《论德国》的继续^[1]，赞扬大家可以从她这部著作中汲取到教益的同时，我还必须奉劝大家在利用她的著作时要谨慎一些，必须完全把它当作一部宗派的著作。不胜荣幸的是斯塔尔夫夫人用一本书的形式在这里开办了一个沙龙，她在沙龙里接待德国作家们，并给他们提供了认识法国文明世界的机会。不过从这本书嘶喊出的杂乱喧闹声中，人们听得最清晰的总是奥·威·施莱格尔先生优雅的男高音^[2]。当斯塔尔夫夫人一个人单独在场时，在这位感情高尚的夫人满腔热忱地、以其精神的全部火花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说话时，这本书是有益的、独到的。但一俟她听从别人的耳语暗示，一俟她推崇一个本质上与她完全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派别，一俟她由于颂扬这个派别而助长了某种与她自己的新教开明精神直接矛盾的极端教权主

义倾向时，她的书就是可悲和陈腐不堪的。更有甚者，她除了不自觉地搞党派偏私外，还有意搞党派偏私，她赞扬德国的精神生活和唯心论，借以反对法国人当时的实在论，反对帝政时期的辉煌现实。她的《论德国》在这方面和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很相似，塔西陀大概也是想通过为德国人辩护，间接地讽刺他的同胞。

假如我上面提到了一个派别，斯塔尔夫夫人曾对它推崇备至，并助长了它的倾向，那么我指的正是浪漫派。德国浪漫派与在法国人们用这个名称所表示的含意是迥然不同的，德国浪漫派的倾向也完全不同于法国浪漫派的倾向，这一点在随后的篇章中就会明白。

德国浪漫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如其在中世纪诗歌、造型作品和建筑物中，在艺术和生活中曾表现的那样。但是，中世纪的这种诗情是从基督教产生的，它是基督的血液滋养而成的一朵西番莲花。我不知道，在德国叫做西番莲的这种使人忧郁的花朵，在法国是否也叫同样的

[11]